續世說/卷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 ◄

續世說
卷八

► 卷九

棲逸

宋，王宏之不赴辟召，性好釣。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，宏之常垂綸於此。經過者不識之，或問：「漁師得魚，賣否？」宏之曰：「亦自不得，得亦不賣」。日夕，載魚入上虞郭，經親故門，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。

宋，何鑠心疾，無故害其妻王氏，坐法死。三子求點、允點以家禍絕昏宦。求隱虎邱山，允居若邪山雲門寺。世論以點為「孝隱」，允為「小隱」。又號點為「大山」，允為「小山」，亦曰「東山」。兄弟又曰「何氏三高」。

齊，孔稚珪，字德璋，不樂世務。居宅盛營山水，憑幾獨酌，傍無雜事。門庭之內草萊不翦，中有蛙鳴，或問之曰：「欲為陳蕃乎？」珪笑曰：「我以此當兩部鼓吹，何必效蕃」。王晏常鳴鼓吹候之。聞蛙鳴曰：「殊聒人耳」。珪曰：「我聽鼓吹殆不及此」。

陶淵明為彭澤令，郡遣督郵至，縣吏白：「應束帶見之。」潛曰：「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。」遂賦《歸去來》以遂志，嘗言「五六月北窗下臥，遇涼風暫至。」自謂是「羲皇上人」。

宋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。西陟荊巫，南登衡嶽，因結宇衡山，懷尚平之志。有疾遷江陵。歎曰：「老疾俱至，恐難遍睹名山」。

澄懷觀道臥以遊之。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。謂之曰：「撫琴動操，欲令眾山皆響」。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，桓氏亡其聲遂絕，唯少文傳焉。孫測亦隱廬山，魚復侯子響厚遣贈遺。測曰：「少有狂疾，尋山采藥遠來至此。量腹而進松術，度形而衣薜蘿，淡然已足，豈容當此橫施」。侍中王秀之尤欽慕之，乃令陸探微畫其形，與己相對。王儉雅重之，贈以蒲褥筍席。

宋，周續之通「五經」、「五緯」，號曰「十經」。入廬山事沙門，釋慧遠；時彭城劉遺民遁跡廬山；陶淵明亦不應徵命，謂之「尋陽三隱。」關康之世居京口，顏延年等十許人當時名士，入山候之。見其散髮被黃巾巴，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臥，了不相眄。延年等諮嗟而退，不敢幹也。臧榮緒亦隱京口，時號為「二隱」。臧自號「被褐先生」。

宋，褚伯玉，字元璩。有隱操，寡嗜欲。年十八，父為之娶婦入前門，伯玉從後門出，遂往剡居瀑布山，性耐寒暑。時人比之王仲都。在山三十餘年，隔絕人物。王僧達為吳郡，苦要致之，邱珍孫與僧達書云：「卻粒之輩，餐霞之人，乃可暫致，不宜久羈。」僧達答云：「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，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，或使華陰成市。而此子索然，唯朋松石，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，近故要其來此，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，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。」

廬度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。居前有池，養魚皆名呼之。次第來取食乃去。後又會稽鍾山，有姓蔡不知名。隱山中養鼠數千頭，呼來即來，遣去即去。言語狂易，時謂之「謫仙」，不知所終。

梁，阮孝緒著《高隱傳》。上自炎黃，終於天監末，分為三品。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篇；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篇；掛冠人世棲心塵表為下篇。南平元襄王聞其名，要之不赴，曰：「非志驕富貴，但性畏廟堂。若使麏麚可驂，何以異夫騶騄」。

南嶽鄧先生名鬱，斷穀三十餘年，唯以澗水服雲母屑。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，乘雲而至。從少姬三十，並著絳紫羅繡袿襬，年皆十七八，色豔桃李，質勝瓊瑤。謂鬱曰：「君有仙分故來相尋」。天監十四年，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，鼓翼鳴舞移晷方去。鬱曰：「期會至矣」。是日，無疾而終，山內唯聞香氣。武帝令作《鄧元傳》敘其事。

陶宏景字通明，幼有異操，終身不娶。得葛洪《神仙傳》，晝夜研尋，便有養生之志。

謂人曰：「仰青雲觀白日，不為遠矣」。以茅山為金陵華陽之天，乃中山立館。自號「華陽陶」隱居。人間書劄以隱居代名。特愛松風，庭館皆植樹，每聞其響欣然為樂。梁武帝手敕招之，不出，惟畫兩牛，一牛散放水草之間；一牛著金籠頭，有人執繩以杖驅之。

梁，劉慧斐、張考秀居東林寺。慧斐於山北構一園，名「離垢園」。時人號為「離垢先生」。論者自遠法師後將二百年，始有張、劉之盛矣。

周韋夐所居之宅，環帶林泉，對玩琴書，蕭然自逸。文帝貽之以詩，敕有司曰：「給河東酒一升」，號之曰「逍遙公」。時人號為居士焉。

唐時，蜀人朱桃椎隱居不仕，沉浮人間。竇軌在益州召見，遺以衣服，逼為卿正。桃椎口竟無言，棄衣於地而走。逃入山中，結庵澗曲。夏則裸形，冬則緝樹反自覆。每為芒覆，置之於路，人見之者曰：「朱居士之覆也？」。為粥米置本處，桃椎至夕取之，不與人相見。高士廉鎮蜀時，以禮致之。及至降階與語，桃椎不答，直視不去。廉每令存問，桃椎見使者，輒入林自匿。

郤純為諫議大夫，與元載不合，退歸東洛，自號「伊川田父」。清名高節傳於天下。

孔巢父、韓準、裴政、李白、張叔明、陶沔同隱徂徠山，號「竹溪六逸」。白又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。

王龜字大年，起之子也。起第在永福裏，龜意在人外，倦接朋遊，乃於永達裏園林深僻處，創書齋，吟嘯其間，號「半隱亭」。從起河中於中條山谷中起草堂，與山人道士遊。朔望一還府第，後人目為「郎君穀」。起保厘東周，龜於龍門西穀，構松齋棲息。起鎮興元，龜於漢陽之龍山，立隱舍。每浮舟而往，其閑逸如此。後為浙東觀察使，為賊所害。

武氏熾盛，惟安平郡王武攸緒，棄官隱嵩山，以琴書藥餌為務。中宗即位，以安車備禮征之。攸緒應召至都，又歸山中。及三思延秀構逆，諸武多坐誅戮，唯攸緒不預其禍。睿宗即位，又令人安息之。開元二年，攸緒請居廬山，製不許，敕州縣數加存問，勿令外人侵擾。十一年卒，年六十九。

崔咸，銳之子也。銳在澤潞，有道人自稱「廬老」。銳館之於家，一旦辭去。且曰：「我死當為君子」，因指口下黑子為志。及生咸果有黑子，其形神即廬老也。銳以「廬老」字之，咸既冠，棲心高尚，志於林壑，往往獨遊南山，經時方還。尤長於歌詩，或風景晴明，花朝月夕，朗吟意愜，必淒愴沾襟。旨趣高奇，名流嗟悒。

司空圖，唐昭宗時見紀綱大壞，深惟出不如處，乃稱疾不起。梁將篡唐，柳璨希賊旨陷害舊族，詔圖入朝，圖懼誅力疾至洛陽，指趣極野墜笏失儀，得放還山。圖墅在中條山王官穀，泉石林亭，頗稱幽棲之志。日與名僧高士遊詠其中，作「休休亭記」，又為「耐辱居士」。歌題於東北楹。既脫柳璨之禍，乃預為壽藏，故人來引之壙中，賦詩飲酒曰：「非止暫遊此中也？」。布衣鳩杖，出則以女仆鸞台自隨。歲時村社雩賽祠禱，圖必造之，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。

張果隱於中條山。元宗召至禁中，邢和璞推之，瞢然不知其甲子，師夜光善視，果與並坐而不能見。元宗謂高力士曰：「吾聞飲堇汁無苦者真奇士也。」會天寒以堇汁飲果，果引三卮醺然如醉。曰：「非佳酒也。」引鏡視齒焦黑矣。以鐵如意擊齒藏於帶中，乃以紅藥傅斷就寢，良久齒皆生，粲然潔白。後入恒山，不知所之。

田遊岩母、妻、子俱有方外之志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，自稱許由東鄰。高宗幸嵩山，親勞之。遊岩曰：「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，既逢聖代，幸得逍遙」。出仕宦，坐與裴炎交結，放還山。

咸亨初，史德義隱居虎邱山。以琴書自適，或騎牛，帶瓢出入廛市號為「逸人」。文昌左丞周興薦之，徵為朝散大夫。周興被誅，亦放歸邱壑。

王遠知其母晝寢，夢靈鳳集其身，因而有娠。又聞腹中啼聲，寶志曰：「生子當為神仙宗伯也」。遠知初入茅山，師陶宏景，煬帝為晉王召見之，斯須鬚髮變白，晉王懼而遣之。太宗平王世充與房元齡微服謁之，遠知迎謂曰：「此中有聖人，得非秦王乎？」太宗以實告，遠知曰：「方作太平天子，願自惜也」。太宗登極將加重位，固請還茅山。謂弟子潘師正曰：「吾見仙格，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，不得白日升天，見署少室伯」。翌日，卒，年一百二十六歲。

潘師正，居嵩山逍遙穀，服松葉飲水而已。高宗召見，問山中所須，師正對曰：「所須松樹清泉，山中不乏」。

楊國忠方盛，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：「見之富貴立可圖」。彖曰：「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，吾以為冰山爾。若暖日既出，君輩得無失所恃乎？」遂隱居嵩山。

後唐，許寂字閑之，棲四明山不干時譽。莊宗召對於內殿，方與伶人調品鶱篥事訖。方命坐賜湯果問《易義》，寂退謂人曰：「君好淫聲不在政矣。」尋請還山，寓居江陵。茹芝絕粒，後為蜀相，與王衍俱徙於東，致政居洛。時寂已年高，精彩猶健。衝漠寡言，時獨語云：「可怪，可怪。」人莫知其際。

石晉，鄭雲叟本名遨，棄家入少室山。聞西嶽有玉粒松脂，淪入地千歲化為藥，能去三屍。因居華陰與李道殷、羅隱之友善。時人目為三高士。道殷有釣魚之術，鉤而不餌。又能化石為金，無所不至，雲叟目擊其事而不求。

輕詆

宋，何偃同顏延年從武帝南郊。偃於路中呼延年曰「顏公」。延年曰：「身非三公之公，又非田舍之公，又非君家阿公，何以見呼為公？」偃羞而退。

齊，劉祥於朝士多所貶忽，王奐為尚書僕射，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堂中，見路人驅驢，祥曰：「驢好為之，如汝人才皆已作令仆矣」。

劉祥性頗剛疏，輕言肆行。褚彥回輔齊，受禪入朝，以腰扇障日。祥從側過曰：「作如此事羞面見人，扇障何益？」彥回曰：「寒士不遜」。祥曰：「不能殺袁、劉，安得免寒士？」

王僧達性好鷹犬。何尚之致仕復起，於宅設八關。大集朝士，行香次至僧達曰：「願郎解放鷹犬，勿復遊獵」。僧達答曰：「家養一老狗放之去，已復還」。尚之失色。

王融初為司徒法曹，詣正僧祐。因遇沈昭略，未相識，昭略屢顧眄，謂主人曰：「是何年少？」融殊不意，謂曰：「仆出於扶桑，入於暘穀，照耀天下，云誰不知？」昭略曰：「不知許事，且食蛤蜊」。融曰：「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。君生長東隅，居然應嗜此族」。

梁，到溉掌吏部尚書時，何敬容以令參選事，有不允。溉輒相執，敬容謂人曰：「到溉尚有餘臭，遂學作貴人，蓋以溉祖彥之嘗擔糞自給」。譏之也。

梁，柳津，人或勸之聚書。津曰：「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，安用此鬼名邪？」

韋黯為太僕卿，而兄子粲已為左衛。黯常怏怏，謂人曰：「韋粲已落驊騮前，朝廷是能用才否？」識者頗以此窺之。

齊，邱靈鞠好飲酒，臧否人物。在沈深坐見王儉詩，深曰：「王令文章大進」。靈鞠曰：「何如我未進時。」此言達儉。靈鞠宋時文名甚盛，入齊頗減。蓬頭弛縱無形儀，不事家業，王儉謂人曰：「公仕宦不進，才亦退矣」。

齊，卞彬為《禽獸決錄》云：「羊性狠而淫」，指呂文顯；「豬性卑而率」，指朱隆之；「鵝性頑而傲」，指潘敞；「狗性險而狂」，指呂文度。又為《蝦蟆賦》云：「紆青拖紫名為蛤魚」，比令仆也。又云：「科斗唯唯，群浮暗水，唯朝繼夕，聿役如鬼」，比令史谘事也。彬自稱卞田居。謂其妻為傅蠶室。或曰： 「卿都不持操名器，何由得升？」彬曰：「擲五木子，十擲輒。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爾。」

梁，謝朓善飲酒，至數斗醉後輒張眼大罵，雖於貴賤親疏無所擇也。時謂之「謝方眼」。

北齊，文襄嗣位，崔㫜 竊言：「黃頷小兒堪富貴任否？」文襄知此言欲殺之，賴人救解乃止。㫜 進謁奉謝，文襄猶怒曰：「金石可銷，此言難滅！」

隋，元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，嘗言於文帝曰：「楊素粗疏，蘇威怯悗，元胄、元閔正似鴨爾。可以付社稷者，唯有高熲」。上初然之，及頻得罪，上以元善之言，為熲遊說，深責之。元善先患淌渴，以憂懼，卒。

朱粲作賊，好取嬰兒蒸而啖之，乃令軍士曰：「食之美者，寧有過於人肉乎但令宅內有人，我何所慮」。乃稅諸誠堡，取小弱男女，以益兵糧。隋著作佐郎陸從典、通事舍人顏愔楚，左遷在南陽，粲悉引之，以為賓客。緩遭饑餒，合家俱為所啖。粲敗乞降，唐高祖遣常侍段確迎勞之。確因醉侮粲曰：「聞卿啖人作何滋味？」粲曰：「若啖嗜酒之人，正似糟藏豬肉」。

唐，溫彥博，為吏部侍郎。有意沙汰，多損益，而退者不伏。囂訟盈廷，彥博唯騁雄辨與人相語。終日喧擾，頗為識者所嗤。

李義府先補門下省典儀。黃門侍郎劉洎，為侍書御史馬周稱薦之。其後義府為宰相，為侍御史王義方所劾。言初以容貌為劉洎、馬周所幸，由此得進，言詞猥褻。帝怒，出義方為萊州司戶。

張嘉貞與張說不相能。嘉貞弟嘉祐贓汙事發，說勸嘉貞素服待罪，不得入謁。出為幽州刺史，說遂代為中書令。嘉貞惋恨，謂人曰：「中書令幸有二員，何相迫之甚也？」明年移益州都督，敕就中書省與宰相會宴，嘉貞恨說，因攘袂勃罵，源乾曜、王晙共和解之。

張九齡為相性頗躁急，動處輒忿詈議者，以此少之。

京兆尹黎幹，戎州人也。白事於宰相王縉，縉曰：「君南方君子也，安知朝禮？」慢而侮人如此。

劉句《唐書》謂韓退之恃才肆意，亦有盭孔、孟之旨。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，而愈撰碑以實之。李賀父名晉而愈為賀作諱辨，令舉進士，又為《毛穎傳》，譏戲不近人情，此文章之甚紕謬者。又云：「至若抑楊墨排釋老，雖於道未宏，亦端士之用心也。」此史氏之輕。

穆宗時李景儉為諫議大夫。淩蔑公卿大臣，使酒尤甚。蕭俛、段文昌相次輔政，景儉輕之，形於談謔，二人俱訴之，貶建州刺史。元稹用事又召為諫議大夫。景儉朝退，與馮宿、楊嗣復、溫造、李肇、王鎰同謁史官獨狐朗。乃與史館飲酒，景儉乘醉詣中書謁宰相，呼王播、崔植、杜元穎名。面疏其失，詞頗悖慢。宰相遜言止之，旋奏貶漳州刺史。

鄭世翼人號輕薄，時翟信明自謂文章獨步，多所淩轢。世翼遇諸江中，謂之曰：「嘗聞楓落吳江冷」。信明欣然示以餘篇。世翼覽之未終曰：「所見不如所聞」。投之於江。信明不能詰，擁擖而去。

李林甫聞蕭穎士名，欲拔用之。穎士在廣陵居母喪，縗麻而詣京師。徑謁林甫於政事省，林甫大惡之，即令斥去。穎士大忿，乃為《代櫻桃賦》，以刺林甫云：「擢無庸之瑣質，

因本支而自庇。洎枝幹而非據，專朝廷之右地。雖先寢而或薦，豈和羹之正味。」其狂率不遜如此。

劉總以河朔歸朝，穆宗命張宏靖鎮之。宏靖莊默自尊，所辟韋雍輩多少年輕薄之士，數以「反虜」詬責吏卒。謂軍士曰：「今天下太平，汝曹能挽兩石弓，不若識一個字。」由是軍中人人怨怒。

朱梁，王彥章嘗輕唐莊宗曰：「李亞子鬥雞小兒，何足可畏。」後戰敗，夏魯奇識其語音曰：「王鐵槍也？」，揮槊刺之，馬踣，被擒。莊宗曰：「爾嘗以小兒待我，今日服未？」彥章曰：「大事已去，非臣智力所及」。

石晉，劉處讓，以除執金吾有所不及。覃恩之際，又未擢用，一日至中書，宰臣馮道、趙瑩、李崧和凝在列，處讓因酒酣曆詆諸相，道笑而不答。

五代，漢，史宏肇曰：「安朝廷，定禍亂，直須長槍大劍，至如毛錐子何足用哉。」王章曰：「雖有長槍大劍，若無毛錐子贍軍，財賦何自而集？」宏肇嘿然。章尤輕視文士曰：「此等若與一把算子，未知顛倒，何益於國邪？」

漢，賈緯，文筆未能過人，而議論剛強。儕類不平之，目之為「賈鐵嘴」。受詔修《高祖實錄》，誣桑維翰身沒之日，有白金八十鋌。又以所撰日曆示監修王峻，皆媒孽竇貞、固蘇、禹珪之短，歷詆朝士之先達者。峻惡之，謂同列曰：「賈給事家有子，亦要門閥無玷。今滿朝並遭非毀，教士子何以進身？」乃於太祖前言之，出為平盧行軍司馬。

賢媛

朱蕭矯妻羊氏字淑禕。母嘗有疾，淑禕於中夜祈禱。忽見神人在燈下自稱「杜桑君」，曰：「若人無患，令泄氣，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？」。言訖不見，明日如言而疾愈。

陶淵明賦《歸去來》以遂志。其妻翟氏，志趣亦同，能安苦節，為「夫耕於前，妻耘於後」云。

朱百年妻孔氏，百年卒於山中。蔡興宗為會稽太守，餉孔氏米百斛，孔氏遣婢詣郡固辭，時人美之以比梁鴻。

隋，許善心，不肯從宇文化，及被害，母范氏年九十三，臨喪不哭。撫柩曰：「能死國難，我有見矣」。因臥不食，後十有餘日亦終。

唐高祖竇後，隋總管毅之女也。毅謂此女才貌如此，不可妄許之。乃於門屏畫二孔雀，有求婚者與兩箭射之。潛約，中目者許之。前後數十輩，皆莫能中。高祖後至，兩發，各中一目。毅大悅，遂歸高祖。後善字，類高祖之書，人莫能辨，工篇章，好規戒。

太宗長孫後。太宗常與後論及賞罰之事，後曰：「『牝雞之晨，惟家之索。』妾以婦人，豈敢願聞政事？」太宗固與之言，竟不答。後所生長樂公主，太宗特所鍾愛。及將出降，敕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。魏征諫曰：「昔漢明帝將封皇子，帝曰：『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乎？』若今公主之禮，則有過長公主者，理恐不可。 ？」太宗以征言告後。歎曰：「能以義，製主之情，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。」因請遣中使齎帛五百匹，詣征宅賜之。後嘗著論，誚漢馬後，以為不能抑退外戚，令其貴盛，乃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，此乃開其禍端而防其事爾。

太宗，徐賢妃諫伐遼云：「運有盡之農功，填無窮之巨浪，圖未獲之它眾，喪已成之我軍。」諫造宮室云：「終以茅茨示約，猶興木石之疲。假使和雇取人，不無煩擾之敝。」又云：「有道之君以逸逸人，無道之君以樂樂身。」諫服玩纖靡云：「作法於儉猶恐其奢，作法於奢何以製後」。

貝州宋廷芬五女：若華、若昭、若倫、若憲、若荀皆有詞學。德宗俱召入試以詩賦。問經史中大義，深加賞歎。德宗能詩，若華姊妹應製屬和，每進禦無不稱善。德宗嘉其節，概不以宮妾遇之，呼為「學士先生」。

唐高祖第三女，微時嫁柴紹。高祖起義兵，紹與妻謀曰：「尊公欲掃清多難，紹欲迎接義旗。同去則不可，獨行恐懼後害。為計若何？」妻曰：「公宜速去，我一婦人，臨時別自為計。」紹即間行赴太原，妻乃歸鄠縣，散家財，貲起兵以應高祖，得兵七萬人。與太宗俱圍京城，號曰「娘子軍」。京城平，封平陽公主。葬時特用鼓吹以賞軍功。

鄭善果母翟氏，賢明曉政道。每善果理務，翟氏常於閤內聽之。聞其剖斷合理，歸則大悅。處事不允，母則不與之言，善果伏於床前，終日不敢食。善果由此厲已為清吏。

崔元暐母盧氏，嘗戒子曰：「吾見姨兄辛元馭云：『兒子從宦者，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，此是好消息。若聞貲貨充足，衣馬輕肥，此是惡消息。』吾重此言，以為確論。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，將物上其父母，父母但知喜悅，竟不問物所從來。若是俸祿餘貲，誠亦善事。如其非理所得，此為盜賊何殊陶母不受魚鮓之饋，蓋為此也。汝等坐食俸祿，榮幸已多，若不忠清，何以戴天履地？」元暐遵奉母戒，以清謹見稱。

李光弼母李氏，有鬚髯數十莖，長五六寸。以子貴封韓國太夫人。弟光進亦一品節制。雙旗在門，鼎味就養，極一時之榮。

薛元暖妻林氏，有母儀令德。博涉《五經》，善屬文，所為篇章人多諷詠之。元暖卒，其子彥輔等皆林氏訓道，登科者多，凡七十人，衣冠榮之。

於琮尚廣德公主。黃巢犯闕，僖宗出幸，琮病不能從。賊起為相，琮以疾辭，為賊所害，而赦公主。主視琮受禍曰：「妾李氏女也，義不獨存，願與於公並命。」賊不許，公主入室自縊而卒。

令狐亙為吉州刺史，齊映廉察江西。故事，刺史始見觀察使，皆戎服庭趨。亙以前輩恥為此禮，入告其妻韋氏，亦以抹首庭謁為非。謂亙曰：「卿自視何如人頭白走小生前，卿如不以此禮見映，便雖黜死我亦無恨」。亙曰：「喏」。乃以客禮見。映深以為憾，以事奏，貶亙為衢州別駕。

李極迫於襄王熅，偽署內相。心不自安，嘗於退朝駐馬國門，望南山而吟曰：「紫宸朝罷綴鴛鴦，丹鳳樓前駐馬看。唯有南山煙色在，晴明依舊滿長安。」吟已涕下，後死於亂兵。妻盧氏知書能文，有姿色。伏極屍慟哭，賊逼之，至斷一臂終不顧，竟為賊所害。

李德武妻裴淑英，裴矩之女也。德武坐事徙嶺南，矩奏請離婚，煬帝許之。德武將與裴別，謂曰：「燕婉始爾，便事分離，遠投瘴癘，恐無還理。尊君奏留，必欲改嫁，爾於此即事長決矣」。裴泣下，欲操刀割耳，誓無他志。裴與夫別後常誦經，不禦膏澤。因讀《列女傳》，見稱述不改嫁者。乃謂所親曰：「不踐二庭，婦人常理，何為以此載於傳記乎？」十餘年間與德武音信斷絕。時有柳直求婚，許之，期有定日。裴以刀斷髮悲泣絕糧，矩不能奪。德武已於嶺表娶爾朱氏為妻，及遇赦得還。至襄州聞裴守節，乃出其後妻，重與裴合。生三男四女。貞觀中德武終鹿城令，裴歲餘亦卒。

樊彥琛妻魏氏。彥琛卒，屬李敬業之亂，為賊所獲，逼令彈箏，魏曰：「我夫不幸亡沒，未能自盡。今復見逼管弦，豈非禍從手發耶？」乃引刀斬指棄之地。賊黨又欲妻之，以刀加頸脅之，大罵被殺。

武后時，越王貞謀興復，唯紀王慎不預謀，乃亦坐死。女東光縣主楚媛，幼以孝稱，適裴仲將相敬如賓。時宗室諸主皆以驕奢相尚，誚楚媛獨尚儉素曰： 「所貴於富貴者，得適志也，今獨守勤苦將何所求？」楚媛曰：「幼而好禮，今而行之。非適志歟？」慎凶問至，楚媛嘔血數升，免喪不御膏沐垂二十年。

憲宗以杜悰尚岐陽公主。公主有賢行，杜氏大族，尊行不啻數十人，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，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。始至則與琮謀曰：「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，奏請納之。」悉自市寒賤可制者，自是閨門落然，不聞人聲。穆宗大漸，命太子監國。

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，太后曰：「武氏稱制，幾傾社稷。我家世守忠義，非武氏之比也。太子雖少，但有賢宰相輔之，卿輩勿預朝政，何患國家不安？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，而能致唐虞之理乎？」取制書，手裂之。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，密上箋曰：「若果狥其請，臣請先帥諸子，納官爵，歸田里。」太后泣曰：「祖考之慶鍾於吾兄。」

長孫皇后侍太宗疾，累月晝夜不離側。常係毒藥於衣帶曰：「若有不諱，義不獨生。」貞觀十年，皇后疾篤，因取衣帶之藥以示上曰：「妾於陛下不豫之日，誓以死從乘輿，不能當呂后之地爾。」

唐，常侍李景讓母鄭氏，性嚴明，早寡，家貧。居於東都，諸子皆幼，母自教之。宅後石牆因雨隤陷，得錢盈缸。奴婢喜走奔告母，母往焚香祝之：「吾聞無勞而獲，身之災也，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。則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，乃其志也。此不敢取。」遽命掩而築之。三子皆進士及第。

景讓為浙西觀察使，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，軍中憤怒將變。景讓方視事，母出坐聽事，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：「天子付汝以方面，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，豈惟上負天子，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，何以見汝之先人乎？」命左右褫其衣坐之，將撻其背。將佐皆為之請，拜且泣，久乃釋之，軍中遂安。

潘炎，德宗時翰林學士，恩渥極異。其妻劉晏女也，京尹有故伺候炎，累日不得見，乃遄聞者三百縑。夫人知之，謂炎曰：「豈有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縑，其危可知也。」遽勸炎避位。子孟陽初為戶部侍郎。夫人憂惕曰：「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，吾懼禍之必至」。孟陽解論再三，乃曰：「不然試會爾同列，吾將觀之。」因偏召深熟者客至，夫人垂簾觀之。既罷會喜曰：「皆爾之儔也，不足憂矣。末坐慘綠少年何人也？」曰：「補闕杜黃裳」。夫人曰：「此人全別，必是有名卿相」。

朱梁，朱延年，守壽州為楊行密所破。妻王氏聞之，乃部分家仆悉授兵器。遽闔中州之扉，而捕騎已至。遂集家屬，出私帑發百僚，合州一廨焚之。既而稽首上告曰：「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為仇者所辱」。乃投火而死。

石晉，李從溫，在兗州多創乘輿器服。為宗族切戒，從溫弗聽。其妻關氏素耿介。一日，厲聲於牙門曰：「李從溫欲為亂，擅造天子法物」。從溫驚謝，悉命焚之，家無禍敗，關氏之力也。

湖南馬希範以廖匡戰死。遣吊，其母不器，謂使者曰：「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，舉族效死未足以報，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為念。」王以母為賢，厚恤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